

南海出版公司

平民笔记之

1966

王家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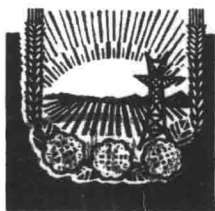
往往就在这些民间通

俗文化和私人记载当中，

我们得以窥见真的历史。

平民笔记之 1966

王家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笔记之1966 / 王家荣 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3.9

ISBN 7-5442-2456-2

I. 平… II. 王…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3) 第029381号

PINGMIN BIJI ZHI 1966

平民笔记之1966

作 者 王家荣

责任编辑 刘一民 李 伟

封面设计 吴 进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B座3楼 邮编 570203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马印刷厂

开 本 850x1168毫米 1/32

印 张 7.5

字 数 150千

版次印次 2003年9月第1版 200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册

书 号 ISBN 7-5442-2456-2

定 价 20.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序言一 且听清风入无眠 ——读《平民笔记之 1966》

●孤云

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看些诸如明清艳情小说之类的东西，还有些野史、笔记也读来别有情趣。在阅读过程中不由感慨：真的历史，往往就在这些民间通俗文化和私人记载当中。我认为这些东西真实反映了当时一般民众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史记载着的都是忠臣烈女、良将义士，而在野史笔记当中，往往却有天壤之别。我简直要下这样一个结论：正史里讲到的什么儒家思想什么三纲五常也许都是痴人呓语，或者从来没有作为主流出现在社会生活当中。

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人，对我国六七十年代的历史是无从亲身体会的了。那段岁月，仿佛那么接近又那么遥远。从我所接触过的关于那段岁月的文本，大体能够勾勒出当年的轮廓，比如事件的始末，社会的整体状况，或者典型人物的个案。然而，对于当时的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却不能有深刻的认识。比如，在一些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以什么样的姿态度过那漫长的岁月？所有的这些，都在我的脑海里始终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所以，当我接触到王家荣的《平民笔记之 1966》的时候，我很明

1

Pingmin
Biji
zhi
1966





显地感到了一种无以言说的震撼。

《平民笔记之 1966》虽以 1966 年为题，但并不单讲这一年的事——正如《万历十五年》——而是取一横截面作为参数，以此反映整个时期的历史特征。整个系列，其实从 60 年代的“三年自然灾害”为起始，以 80 年代初期为结束，整整跨越了近 20 年。这一系列文章所描写的对象虽不尽相同，但总合起来便是中国历史上那段年代的民间的真实写照。人物、风物、民俗、亲情无不入文，无不形象地勾勒出那个年代的画像。所以，我觉得这并不是一组系列散文，也非纪实文学、小说之类的著作。它简直就是一部历史，一部民间野史，是的，我就是把它作为历史来阅读的。虽然，文中所讲的都在湖北石首一地，然而，又何尝不是整个中国民间的状况呢？风俗尽可不同，其民生疾苦同也，其民众心理同也！

作者本人生活阅历丰富，做过卫生院的医生，当过记者，又有着在国家基层机关的经历，这使他在重新审视那段年月的时候能够深刻而全面。体验过民间疾苦且深谙权力场的状况，熟悉民俗风情又立足本土，再加上沉静朴素的笔法，便构成了那一篇篇有血有肉的文字。让人喟叹无奈的是，美的文字往往源自苦痛和孤寂的生活。是什么让他拿起手中的笔并坚持下来呢？作者云：

窗外灯红酒绿，而自己寒酸窘迫，心灵飘泊不定，夜夜三更不能成寐。暮回首，家乡远在千里之遥，童年遁去卅载之外，沉浮于尘世深渊，一事无成。虽不敢怆然，不免益加辗转。忽忽往事桩桩重现，车轮般旋转于脑海，心烦意乱之时，索性燃灯缘笔录之，以解失眠之苦。

且将余生伴孤灯，把笔恣意论古今，足矣！

以该书的繁复程度，三言两语不能尽述。从“史”的

角度，作者站在民间的立场描述了当时一般民众的心态。

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写人物的文章，寥寥几笔却惟妙惟肖。比如有着祖传的中医技术却被控制使用最后开起杂货铺的“祥先生”；比如跑码头抓乌龟最后靠公家救济的“牛伢子”等等。这些底层的各种人物共同组成了那段岁月的人生百态。还有一大部分篇幅是关于风土人物的，这些篇什勾起了我似曾相识却已惘然的童年记忆，比如《蛋》、《鱼》、《蝌马》、《甘蔗》；还有一些我完全不懂得的地方风俗，比如《唤风》等。人物、风俗、自然、童年一起构成该系列的几大主题。

所有的这些，向我们展现了那段岁月农村的生活画卷。当时，中国已经远离帝制 50 年，农村的结构被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所重新整合。土地收归国有，由集体统一安排农民的生产、生活，并且以各种各样的“运动”试图改变农民的思想。而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仍然深植其间，或者以变异的形式继续存在。虽然地名可以更改，耕作方式已经转化，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被新的“关系”所取代，但传统并未失去生存的土壤。而什么是传统得以根深蒂固的土壤呢？时间往后推几十年，跨入新世纪的人们依然可以看到传统的影子，无论是所谓的精华还是糟粕。对于这个问题，旧的论调实在不能全面解释。而该系列，为我们探讨传统在特殊时期的嬗变提供了接近当时的文本。

面对这样的文字，文学性似乎可以淡化。但如果以文学的角度来审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其文字的质朴敦厚。与近年来流行的所谓的乡土散文相比较，我们甚至会觉得后者的藻饰。这些乡土散文的文字虽让人陷入无限的田园遐思中，甚或让人感受到与自然混而为一的乐趣，然而我同时还读到了“刻意”这两个字。无限升华了农民的现实生活，无限





取悦那帮都市人回归自然的要求，我确信这些文字便是在这样的心境下写出来的。而《平民笔记之 1966》的文字，自然而恰当地运用了许多当地方言，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加以刻画，让我们感受到真实的生活。

这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关于农村的最好的散文系列，我渴望早日见到这本书的出版，让更多的人一起分享作者的孤寂和收获。



序言二 盲人骑瞎马记

——我读《平民笔记之1966》

●老飘

我读完了《平民笔记之1966》一回想，如盲人骑了一回瞎马。

我是盲人。因为阅读以前不知道王家荣何许人，他的文章要表达什么意思。在泥沙俱下滚滚而来的信息大潮中，打开一篇来看看，真是十分偶然。他的文章，无问题无主义，无剑胆无琴心，平淡如水，偏偏我一见就钟情。

从来读书，多半是有导读的。上学的时候有老师教，就算自己能阅读了，能接触到的古文章，或多或少，都有人先做过抑扬褒贬。时文就更不用说了，常常一人登场，粉墨却铺天盖地，似乎不如戏子，便算不得作家。我喜欢耳根清净，所以有些好文章，不敢领教，反而错过了。我读平民笔记，如荒村偶遇十五六岁女孩儿临风自诉心思，如野寺偶遇景阳白头人淡语前朝，姑妄听之，不觉便欲念全消，几有出世之感。

所谓瞎马，便是指王家荣了。以他一介布衣，既不上那经纶天下的长策大计，又不去红馆添香青楼醉酒，只在这霓虹闪烁的十字街头踟躇而行，还要自说自讲一些早已淹没在人欲横流中的陈年旧事，不合时宜如此，非瞎马而何？





在这个世风日下凶险四伏的年代，大家更关心一些有切肤之痛的问题（或者更在意一些赏心悦目的感受），是十分合理的。要在王家荣的文字里体会出时下病症的更悠远更隐秘的病因，需要时间，现代人的时间是以分钟计价的。而且，不仅需要读文字的时间，更需要读生活的时间。如果不用心读二三十年的生活，恐怕很难读出此文字中无可奈何的历史沧桑。

前年在地摊上买过一本《隐梅庵忆语》，那书记载了明清之间的江南风情，但写的仍是读书人，不是平民。兴亡之叹身世之感是读得出来的，可是毕竟年代太久，想通过风流才子十年一觉的秦淮旧梦，去感受当时的真实社会，总是模模糊糊的如雾里看花。王家荣的笔记，也有《隐梅庵忆语》那种飘飘忽忽如梦如烟的韵味，但记叙却简洁朴实，自然流畅。而且，他记载的是真真正正的平民百姓的喜、怒、哀、乐、吃、喝、拉、撒。即使将来的文学趣味全都WTO了，王家荣的笔记至少还给民俗学留下了一份资料。

盲人偶尔找到一篇文字，咀来嚼去，便品出一些味道。深则厉，浅则揭，心有所会即可，至于作者的原意是什么，倒似乎无关紧要了。也甚少与王家荣交流，从不问他想说些什么，更不问他我读得对不对。反正他说他的，我听我的。直到现在，我仍不问他。否则万一王家荣说“风马牛不相及也”，恐怕我反而会有失落感。盲人骑瞎马，对读书而言，也未尝不是一种独特的趣味。

王家荣瞎马惠我，实在是非常的慷慨，我不如多矣。没有琼瑶，谨以此文说声谢谢。

自序

1966年，一个普通的年份而已。春耕夏种，秋收冬藏，如此罢了。

稍有不同的是，我那不大识字的平民乡亲们，开始成天把“文化”二字挂在嘴上，很新鲜地嚷嚷着要对它进行革命，而且是大大的革命。

那年作者1岁。

按照教我儿科知识的老师的说法，当时我正处在用舌头感知世界的阶段，什么东西都要送到嘴中尝一尝。1966年，我是否将“文化”，或者“革命”，送到口里尝过呢？全无任何记忆。

转眼三十有余。窗外灯红酒绿，而自己寒酸窘迫，心灵飘泊不定，夜夜三更不能成寐。暮回首，家乡远在千里之遥，童年遁去卅载之外，沉浮于尘世深渊，一事无成。虽不敢怆然，不免益加辗转。忽忽往事桩桩重现，车轮般旋转于脑海，心烦意乱之时，索性燃灯缘笔录之，以解失眠之苦。日久竟成一束。

所记均为家乡人物事体，不奇不怪，且往往失之寡淡。好在平民百姓生活原本如此，于“平民笔记”之题倒也切合。注明1966，其实并非尽为该年之事，仅做一标记，实别无他意。



目 录

序言一 且听清风人无眠——读《平民笔记之 1966》	(1)
序言二 盲人骑瞎马记——我读《平民笔记之 1966》	(5)
自 序	(7)
1. 石农大队	(1)
2. 称谓	(4)
3. 辈份	(7)
4. 名字	(10)
5. 祖海伯伯	(13)
6. 李老师	(21)
7. 祥先生	(27)
8. 开会	(33)
9. 标语	(38)
10. 沟里齐	(40)
11. 太阳	(43)
12. 茅草街的暴发户	(45)
13. 政委爹	(49)
14. 剃头佬	(54)
15. 光荣	(58)
16. 牛伢子	(63)





17. 粗喉咙 (70)
18. 张祖福 (74)
19. 王家民 (77)
20. 香儿 (79)
21. 童言无忌 (81)
22. 叫饭 (83)
23. 蛇 (85)
24. 舂米踏碓 (89)
25. “修” (91)
26. 洋 (93)
27. 唤风 (94)
28. “消灭你啲”和“还心” (96)
29. 媒人 (99)
30. 广秀么爷 (102)
31. 丽哥 (107)
32. 书生哥 (110)
33. 《梦乡风物记》 (116)
34. 离婚 (121)
35. 眼盖 (124)
36. A 角 B 角 (127)
37. 欧阳 (129)
38. 紧站白跑, 牵牛喝水 (131)
39. 童谣和游戏 (134)
40. 板桶 (137)
41. 菩萨 (139)
42. 裁缝杨师傅 (143)

43. 蛋	(146)
44. 年猪	(151)
45. 糍粑、豆巾子	(156)
46. 麻糖与其他	(160)
47. 辣椒	(163)
48. 甘蔗	(165)
49. 鱼	(168)
50. 烟	(172)
51. 荒年	(174)
52. 树行	(177)
53. 寻猪菜	(180)
54. 蝌马	(184)
55. 老鼠	(187)
56. 验方	(190)
57. 炸弹	(193)
58. 大弟之死	(196)
59. 化辰子	(199)
60. 爹爹	(203)
61. 家家	(208)
62. 舅爷	(211)
63. 姑爷	(217)
关于《平民笔记之 1966》的体裁	(222)



石农大队

附近生产大队的名字，都是以“石”字开头的：石新、石庄、石联、石玉、石红、石中、石云、石发、石民、石华，等等。我们大队叫石农。

县名石首，县城周围的大队取名以“石”字开头，尚可理解。而后面的一个字，猜不出是何来由。反正是好意思咧，反正有道理的咧，反正与革命有关咧。老人们也是莫衷一是。我曾试图把这后面的一个字串成一句话，“中华红农庄”？“中华新农民”？可发、云、玉等字怎么也联系不上。“石”与这些字的组合，更是莫名其妙。譬如“石”与“农”两个字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这并不妨碍人们的使用。在我咿呀学语时，父母就开始教：石农大队、城关区、石首县、湖北省、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关区不久就改成了南口公社。

但我从小也就知道，我们大队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guangbuzi（全为平声。我之所以写拼音，是因为在很多年以后，我才弄清这一名字的准确字数、读音和意思），也知道其他大队都有另外的名字。当然，“石农大队”是挂在大队部、学校墙上，写在纸上，喊在会上，清清楚楚、正大光明的；而“guangbuzi”之类，念起来都有一种含含糊糊、偷偷摸摸的感觉。

石农大队在县城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夹在长江与一条名叫藕池河的长江支流之间。朝北翻过长江皇堤，见到的并非长江，而是一个从长江河道上挽起来的巴垸，很大的，里面还住有两个大队。西边是藕池河，每年发大水的时候，河水一样汹涌澎湃。藕池河堤上有一大水闸，叫红旗闸。闸门打开后，河水通过笔直的胜利渠，横穿石农、石新、石玉等5个大队，一直可流到县城边上。南面是长十余里，宽半里左右的一个长条形湖泊。湖的一头在我们石农大队，一直朝前伸出去，东边是石联大队，西边是石云大队，前头是石发大队。湖名车落湖，传说是天上两位神仙下棋，一个“车”子落下，砸出来的。实际上，长江边上这种湖泊很多，都是长江决口冲击而成。车落湖长年碧波荡漾，水鸟成群，颇具诗情画意。

石农大队有1000多口人，10个生产小队。我家是五队的。5岁前，我家住在藕池河岸边，屋后即是河床。夏天，河水几天就可以从河底冲到屋子后的竹园里。屋前是自家一小块禾场，然后是高高的藕池河堤。从河堤上朝东边和南边的垸子里望去，各个生产小队各在一块高地上依势盘踞，屋舍掩映在浓密的树冠和竹影之中。到傍晚，暮蔼依附在一块块稻田和庄稼上，炊烟便也就从树梢和竹林中袅袅飘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因为河岸土坡向水中崩塌的速度一年比一年快，我5岁时，住在河边的人家全都搬到了

坑子中胜利渠旁。接着，上头号召农村住房搞集体线计划，自然村落全部拆迁，在靠胜利渠两侧，住到了一条直线上。80年代中期，政府要在藕池河架钢筋水泥大桥，首先得在胜利渠北边修一条二级公路，我们那一排人家一齐朝后退了几十米。

差不多在传出要修公路的消息的同时，我们那儿的石某大队，一夜之间全变了名字，先是成了柳湖坝大队、二郎庙大队、老山嘴大队、金银坝大队，没多久又成了柳湖坝村、二郎庙村、老山嘴村、金银坝村……石农大队变成了管家铺村。仔细琢磨，我忽然明白“guangbuzi”其实是“管家铺子”读滑了的音啊。80年代末，我在县里从事宣传工作，看到一本关于本县地名的小册子，原本每个村名都多少有些渊源。管家铺是因为很早的时候，几百年还是一千多年前吧（石首设县有1700多年的历史），有几户管姓人家，在藕池河边集中搭起了几间草房，做些南北货小生意，人们把他们的草房叫管家铺子，顺便把地名也叫成了管家铺子。其实，村里现在才一户管姓人家，还不知是不是当时那群管姓人的后裔呢。

“石农大队”消失近20年了。“石农”偶尔还会被人提起，并在问路、闲谈时使用。到我们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全部死去后，“石农”就应该完全消失了吧？





称 谓

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1 月第 2 版, 1995 年北京第 172 次印刷的《现代汉语词典》的第 1345 页中, 有“爷”字条目。其前 3 个义项内容为: ①<方>父亲: 丫娘。②<方>祖父。③对长一辈或年长男子的尊称: 大丫 (dà · ye) | 李丫 | 四丫。这本词典的第 251 页, 有“爹爹”的词条: 【爹爹】diē · die <方>①父亲。②祖父。

这让我无比高兴。爷爷是祖父, 爹爹是父亲, 似乎已成为普通话的标准用法。而石首人刚好相反, 称祖父为爹爹 (石首人读: dià · dia), 称父亲为爷爷。我们与外地人打交道时, 为此心里觉得十分别扭。既然爷爷、爹爹怎么称呼都是方言, 多少让我气壮了一些 (典型的农民意识吧? 好在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我们石首人对人的称谓, 也确实特别。

祖父叫爹爹, 祖母叫婆婆。父亲叫爷爷, 母亲叫姆妈。